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十七回 秦氏玩花樓圖趣 曹通養性獲奇緣

話說曹天吉想道：「我英雄蓋世，今日敗於施碧霞女子之手，莫說少爺府上無光，就是我曹天吉豈不被人恥笑麼？」因此越想越恨，一心只想報仇，此仇不報死亦不休。花子能見曹天吉垂首喪氣甚不過意，遂請到玩花樓上將養，說道：「二教師，這件事歇不得的，必要報仇。若二教師不能報此仇，我早有一枝人馬去報仇了。」曹天吉道：「什麼人馬，差到那裡去的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我差花福送書去與我爹爹說知，若我爹爹肯為我做主，任是他三頭六臂的哪吒也要人亡家破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倘若太師不肯作主豈不徒然無益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妨，我爹爹待我是百依百順的，斷無不依之理，但且放心。我明日要到正（鎮）江與我姑丈拜生日，必要耽擱幾日。爾若悶時我這花園之中諸物皆有，池中五色蓮花、鴛鴦戲水、亭臺樓閣，百般景致無所不有，盡可解悶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多謝少爺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我下去了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恕我不送之罪。」花子能說聲：「不敢當。」就由玩花樓走到沉香閣來。

且說秦氏自從聽了少爺的話說曹天吉美貌，他就去屏門內等著觀看，只見花興馱了曹天吉回來，卻看得明明白白，果然生得美貌似女子一般，遂心心念念想著曹天吉，竟起了一點淫心，眠思夢想怎能與他睡一夜就是死也甘心的。那日正在想著，慾火如燒，滿面通紅，將腰一伸歎口氣道：「天啊！」卻好花子能走到面前道：「出頭的在此。」秦氏到吃了一嚇道：「原來少爺來了，請坐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少奶奶請坐。」秦氏道：「少爺，爾說什麼出頭的在此？」花子能道：「爾在這裡叫天，那天字出頭豈不是一個夫字？難道我不是爾的夫字麼？我所以說出頭的在此。我請問爾，為何叫天叫地？」秦氏道：「只為天與我做對頭，熱得我火發，所以叫天，只恐怕要熱到□二月三□夜呢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又來說謔話了。如今雖然熱，只怕到冬天西北風發起來爾又要怕冷了，滿身穿皮爾還要嫌冷，火爐內添炭燒得紅燄，這叫做有冷有熱才是個好光景。」秦氏道：「少爺方才那裡來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在玩花樓與二教師說了閒話來的。」秦氏道：「那小呂布如今怎樣了？」花子能道：「□分好有八九分了，再將養一二日就好了。只是我來與爾說句話，明日我要到正（鎮）江與姑丈拜壽，必有幾日耽擱，家中之事勞爾費心照顧照顧。」秦氏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必爾來吩咐。天時炎熱，爾在那裡多費日也好養神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這個到那裡再看。」遂別了秦氏，下閣來到書房，吩咐家人備辦壽禮，極其豐盛。到次日，花子能吩咐家人道：「若有人客來往自有總管料理，爾們要聽他的話，門戶火燭須當小心照顧。」

倘若施必顯再來尋打，爾可對他說少爺不在家，若要打等待少爺回來再來打。」家人應聲：「曉得。」花子能又去別了秦氏並眾小妾，即叫花吉、花祥隨他而去不提。

且說秦氏見丈夫去了，一心想著曹天吉：「但不知他可是個知音客否，可能與奴家說知心話麼？也罷，待奴家到玩花樓去勾搭他，看他可是知音麼？」遂獨自一個下閣，也不帶一個丫頭，悄悄的來到玩花樓下。只見六扇紗窗開了四扇，樓前的鐵馬被風吹得葉叮噹的響，又聽得蟬聲叫得聒耳，好不淒涼。

秦氏若是正經的女子，曉得此處有男人，自然不敢到此而來，那秦氏卻是要來尋食的。走到樓下，叫聲道：「樓上有人麼？我少奶奶來了。」一面說一面走上樓來，只見曹天吉赤身露體仰臥牀上，那根玉莖卻直筆朝天一般。那秦氏看見吃了一驚道：「少爺的物事那裡比他來，他長又長大。」眼觀心想卻看得出神。

那曹天吉一心要報仇，就是睡夢也夢與施必顯相打，此時酣睡正夢見與施碧霞相打，大叫一聲：「施碧霞賤人，來得好利害。」忽然坐了起來。那秦氏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「噯喲！」

跌倒在地。曹天吉未曾見過秦氏，所以不認得，只道是施碧霞打來，急忙跳起來要來廝打。秦氏急了，連忙爬起來喊道：「誰敢無禮？是我少奶奶在此。」曹天吉聽說是少奶奶，連忙穿了衣褲雙腳跪下道：「少奶奶，念我無知，望乞恕罪。」秦氏將眼一丟，假意問道：「我且問爾，我少奶奶上樓來，爾為什麼不躲避開去？焉敢公然在此？」曹天吉道：「這玩花樓乃少爺命我在此靜養的，我方才一時困倦在此睡著，此乃是少奶奶自己上來的，我因想此處沒有女人到此，所以赤身而睡。」秦氏道：「如此說是我忘記了錯走上來，不干爾事，請起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多謝少奶奶。」就立起身來，暗想道：「我赤身露體而睡，他不知上來也罷，既然上來見了就該走下去才是，及至此時亦還不走下去，必非正道，決有邪心。」叫聲道：「少奶奶請坐，我要下去了。」秦氏道：「且慢，我且問爾，爾到底是何人？說明白了才去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我乃江西人氏，姓曹名通字天吉。」秦氏道：「那曹天雄是爾何人？」曹天吉道：「是我的哥哥。」秦氏道：「原來是二教師，真真得罪了。念奴有眼不識泰山，方才不知二教師在此睡走了上來，一見了就要下去，誰知二教師已醒了，真正見笑，爾切不說被人曉得。」

曹天吉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，這是我無禮冒犯了少奶奶，還望少奶奶不要說與少爺曉得。」秦氏道：「這個話若對少爺說自己先要打嘴巴了。」一邊說一邊做出萬種風情，引得曹通魂魄俱無。

曹天吉雖然是個好漢不貪女色，到此時節見秦氏做出百般風情，怎麼不被他著了魔？心中暗想道：「看此光景是有心於我的了，待我再將言語挑他，看他如何？」遂說道：「少奶奶，爾有此天姿國色，少爺還要這許多小妾何用？」秦氏道：「咳！不要說起，我家少爺乃是貪花愛色之徒，多一個好一個，我也不曾見人家小妾有三□多個的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如此豈不耽誤少奶奶的青春了？」秦氏道：「這是我前世不修，今生好像活守寡的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少奶奶，小可有一句話要說，不知少奶奶可肯聽否？」秦氏道：「男子漢大丈夫有話就說，何必畏縮不言？」曹天吉道：「要說只恐少奶奶生氣。」秦氏道：「爾哥哥與少爺猶如親兄弟一般，叫我乃是嫂嫂，如今爾哥哥死了，爾在此也是一樣的兄弟，有話請說，我是不怪爾的。」曹天吉笑嘻嘻的走近身邊來扯住秦氏的衣道：「少奶奶，既是少爺無情無義，我是個多情多義的，且將這玩花樓權做巫山境界，我與爾來下一局風流棋，看那個贏來那個輸。」秦氏道：「別的話我卻不怪爾，只這個話我是要怪爾的。我家少爺待爾猶如親兄弟一般，爾如何來調戲？我若不看在爾哥哥面上，我就叫家人來將爾拿去送官問罪。」曹天吉想道：「明明是他來尋我的，卻又裝腔起來，這乃是婦人常套，何須怕他。」遂道：「少奶奶不必作難，從了我也不能欺著少爺。」秦氏道：「還說不欺著少爺，調戲奴家不算欺，難道要成實事才算欺麼？」曹天吉道：「少爺平日姦淫了多少人家婦女，我與爾只多了一個，如何就是欺他？這正是我代少爺分勞。」說聲未了，雙手抱住秦氏的腰道：「不要作難，從了我罷。」秦氏此時慾火正燄，口裡雖說使不得，心裡卻巴不得速成其事。曹天吉雙手抱了秦氏上牀，秦氏道：「青天白日如何使得？」曹天吉道：「不妨，青天白日才有趣呢。」

正要解帶脫衣，只聽得樓梯有人叫道：「少奶奶那裡去了，可在上面否？」二人聽了道：「不好了，有人來了。」連忙爬起身走開。曹天吉躲閃在牀後，秦氏嚇得滿面通紅，假意說道：「我在此乘涼。」碧桃道：「二教師在此養病，少奶奶為何到此乘涼？」秦氏道：「原來二教師在此養病麼？我卻不曉得。」

碧桃道：「少爺曾對少奶奶說過的，怎說不曉得？」秦氏道：「啊，我卻忘記了，如此快些下去。」遂同碧桃下了樓，來到沉香閣。暗恨碧桃衝散我的好事，害我吃了一驚，我必要打死這賤人，叫我如何丟得曹天吉。遂問道：「碧桃，爾到玩花樓大驚小怪的叫我來則甚？」碧桃道：「要請少奶奶吃午飯，四處找尋不見，故此叫喊。」秦氏也不做聲，只是恨著碧桃衝散好事，想要打死他又尋無事可打，遂吃了午飯。那碧桃也是該死，見秦氏吃了飯，要去拿茶來與秦氏吃，走到閣上票進房中，被門檻絆了一倒，將茶杯跌得粉碎。秦氏見了借此為題，遂即變面道：「爾這賤人，如此不小心，要爾何用。」叫秋菊：「取門門來。」碧桃道：「少奶奶饒了丫頭這次，下次再要仔細了。」秦氏道：「不相干。」接過門門舉起便打，不管頭面一味亂打，可憐碧桃千求萬求秦氏只是不理。前次打紅花乃是問一句打一下，此時打碧桃乃是含恨亂打。那春梅、秋菊、雙桂見碧桃已打得滿身烏青、流血滿地，連叫

也不能叫了，遂上前勸道：「少奶奶，如今不要打了，下次他也不敢了。」秦氏道：「不要爾多言，爾們也是要來討打麼？」三人不敢則聲，退在一旁。那碧桃被打得慘不可言，此時口也不能叫，身也不能動。

那秦氏猶如虎狼一般，任意亂打，不肯少歇，又恨恨盡力打了一下，碧桃忽然大叫一聲，已嗚呼哀哉，魂魄已歸地府而去。

原來這一下打在陰戶，所以大叫一聲就死。春梅道：「少奶奶，碧桃已死了，不要再打。」秦氏聞言，將門門撥一撥動一動，不撥不動。秦氏道：「死了麼？拖了下去，叫家人用草蓆纏了丟在荒郊空地。」那春梅等三人將碧桃抬了下去，叫家人領了出去。老家人不知何事打死碧桃，又不用棺木收埋，不知何故如此恨他，卻又不敢問，只得私自用棺木收埋。因碧桃多口叫了兩聲就被打死，那春梅他們三人嚇得魂不附體，三人私自說道：「碧桃不過打破一個茶杯，也是小事，打幾下戒戒囑他下次須應小心就是了，豈有將門門亂打而死？是誠何心哉？乃想少奶奶必不是為了茶杯之故，看他面青青的走上閣，吁聲歎氣，兩個眼睛帶了殺氣猶如要殺人一般，內中必有別情。如今我們須要小心在意。」秋菊、雙桂道：「不錯，大家小心要緊。」

且說秦氏坐在房中，心內想道：「雖然打死碧桃，亦難出我心中之氣，此恨難消。我想那曹天吉風流俊俏最是有情，正要上場做事，被這娼根叫喊上來衝散了好事。少爺說賽過溫侯小呂布果然不差，甚是知心貼意。我好恨呵！恨這娼根衝散，想我的鳳鸞才交，方要上手買賣被爾衝散，雖死亦難消我心中之恨。爾打散我的姻緣，爾要七世守孤燈，如今叫我幾時才能再與他成其好事？」越想越恨，恨不得此時便與曹天吉成其好事，只是此時覺得身體甚不爽快，連晚飯也不吃了，倒在牀上翻來覆去再睡不著不提。

且說曹天吉也在那裡恨道：「可惱啊可惱，我正要與少奶奶成其好事，誰知被一個丫頭叫喊上來衝散，真正可恨。那少奶奶雖然沒有沉魚落雁之容，卻有一種風情可愛，那一對眼睛猶如秋波含露，櫻桃小口、白玉銀牙、烏雲頭髮，不近身而自香，就是小小金蓮三寸實令人可愛，那兩隻腿猶如玉桂，身白如雪，那偷情眼睛只一丟，引得我魂魄都飛到他身上，動了偷香竊玉之心。」又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咳！少奶奶啊少奶奶，爾此時不知怎樣的難受呢，又不知怎樣的念我呢。這也難怪，爾青春年少怎麼守得孤單？如今有我在，不怕淒涼了，必要與爾日夜取樂。」那曹天吉一則想東，一則思西，一夜直想到了天明不曾合眼。爬了起來，梳洗完了吃了點心，只是呆呆的想著秦氏：「昨日驚散了，今日不知可肯來一遭兒乎？」家人送飯上來，吃了飯靠在窗前乘涼。不知秦氏肯再來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